

艺术季风

——写在史学的边缘上

朱孝远/著

根本就无须掩饰自己的激动，一种冲动让我决意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一点不错，那种如此强烈的感受，其实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季风：写在史学的边缘上/朱孝远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

ISBN 7-80187-221-5

I. 艺… II. 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史学—文集 IV. I267②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033 号

艺术季风：写在史学的边缘上

策划：陈子寒 张若斯

著者：朱孝远

责任编辑：慧 钰

封面设计：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9.25

印数：1~3000 册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221-5/G·098

定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们和以往的像我们一样在这同一时空坐标中
存活过的生命一样，都在期望生命的知觉醒来。

时空坐标中的生命关照



题记

我写这篇文章的书桌，是面向颐和园的万寿山的。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会穿过许多种树枝末梢的缝隙，看那山上隐约显现的楼台亭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美丽但又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在我眼前的天空中飞翔，它们也许是些候鸟，总是在春夏两季出现，在其余的季节里，我是无法见到它们踪影的。

我爱把这些水鸟叫做报春鸟。它们来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年头又开始了。水鸟的来去很准时，像我家乡海宁的江潮一样，一天两次，分毫不差，很给人一种信任感。

候鸟来了，就是季风来了。它带给了我能量、美丽和想像。候鸟去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春风寄来的缥缈语丝整理成册，印成书本，作为来年送给候鸟的礼物。因为春天是美丽的，我也就把它叫做艺术的。在我的心里，艺术就是美，把生活艺术化，就叫做“诗性生存”。

候鸟守信，我也守信，正如春、夏、秋、冬、白天、黑夜般地流淌。相信和信任是不一样的，相信是大脑思考的产物，任何事物经过了大脑的思考都变成了问题。信任却是异质同构，庄子说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而蝴蝶也变成了他，大宇宙和人身上的精神小宇宙合为一体，人就把自己当成了自然。这是信任，因为物我两忘而物我合一，两者成为同一个东西，就画成了一个圆。

春夏秋冬,形成一种自然律。生命流动,就构成了富有情趣的人类历史。季风吹来,田野就变低,出现一片绿色。生命流动,人就飞进了晴朗得如同展平的青山似的天空。我爱把历史学称之为“时空坐标之中生命的关照”,并且总爱在皇家园林古老宽敞的林荫道中去体验一些神奇的事情。林荫道中常常遭遇一些满脸堆笑的过客:有满脸通红、对爱情既渴望又惧怕的愣小伙子,和惶恐不安、只会在脸上喷一层玫瑰红颜色的傻女孩,也有性情和善、每个清晨都来公园练写大水笔字的老顽童。我常常同他们聊天,觉得他们都要比我更紧紧地贴在生活上。有时,还会来一些蹦蹦跳跳、欢欢乐乐的孩子,他们童言无忌,最会说出“我恨你”、“我爱你”这样的大人死也不敢言说的话语。我惊愕地感觉到“大众文化”这个词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有多么大的强制力量。为了能比较自然地混过去,历史学家常常会考证一些距离现实生活很远的东西的真实性,却不敢像旋风一样地给人一个吻,或者跳一回迪斯科。雪莱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来慰藉自己的寂寞”,我却更喜欢候鸟,它们自自在在、众鸟相和,用特别自由和欢快的韵律来舒展自己的情怀。无论是在阳光灼热的大地上,还是在傍晚落日颤抖着的淡玫瑰红的色调中,候鸟都在心中感觉着春天包容万物的威力。

有位诗人说:“起风了,得振作起来”。我提议在燕园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学问的那些大哲学家、大史学家,还有所有的大人们、孩子们、学生们,开春以后都到北京的西北角看候鸟去。那里有杜鹃花、石楠花、山茶花、玫瑰花、蔷薇花、荷花、莲花都在等着你,而我的这本小册子,就是送给你们大家的新年贺卡,忙碌之余随手翻翻,有时也是很可爱的。是么?

朱孝远

2004年1月

目录

第一辑 心灵书架

儿童忆像 / 3

心灵书架 / 9

生命和星星 / 16

小约翰·威尔斯的世界图像 / 23

文化的养育 / 27

文艺复兴断想 / 36

写在史学的边缘上 / 48

第二辑 文明的颜色

世界图像和心中印象 / 75

禁欲的颠倒 / 81

精神的太阳 / 93

人的自由意志 / 104

文明的颜色 / 112

古代国家的三种形式 / 119

第三辑 文史讲演

古代希腊人的诗性生活——英雄主义 / 129

西方的传统——浪漫主义 / 141

诗是头朝下栽进我们生活中来的一块陨石 / 154

源于革命的艺术 / 175

历史艺术的创新直觉 / 186

人文主义与人的复兴 / 206

路德改教的日耳曼传统 / 222

欧洲的涅槃: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 / 233

中国文化略说——东方的美 / 252

西方文明的运动 / 265

艺术访谈 / 284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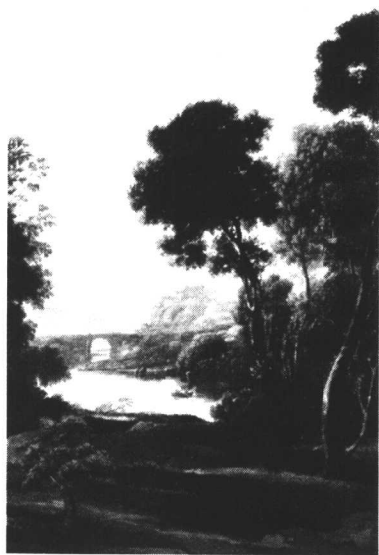
心灵书架

儿童忆像

一年之前，当我以“艺术季风”为题在中央美术学院作讲座时，我发现自己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忆像之中。那时的我，一直在追寻一颗星，相信艺术——也只有艺术——才能透过一切最眩目的光亮，满足我对美和音乐的热烈追慕。面对着众多年轻艺术家们期盼的目光，我既怀疑又内疚。因为，作为一个丝毫不会作画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我究竟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美和诗性的启示呢？

多年以来，我的日常生活完全是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的。作为历史学家，我不得不严肃地去对待人类的一切苦难，或者，去分享他们的一切欢悦。这些工作似乎把我完全推向了艺术的反面。我得承认，在我的思考里面，是很少给予幻想和浪漫位置的。然而，这些年来，我却出入过不少国家，经常要结识差异性很大的人群，这使我感到自己是活在人类的根基之中。反思我的历程，一个结论出现了。我以为，尽管艺术是我们人类世界中最为美丽的花朵，它却是一种表象，如何直接切入存在于表象之下的生命本质，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美丽的景象始终是有其根基的，而由民族性、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堆积而成的深厚土壤，往往就是伟大精神财富的基础。我了解到，我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同艺术进行沟通。也许是走到了它的下面去了，我清楚听到那来自地层之下人类内心和灵魂的呼喊声。犹如阴影尽去，豁然开朗，我竟然通过挣扎又一次回归艺术。根本无须掩饰自己的激动，一种冲动让我决意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一点不错，那种如此强烈的感受，其实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 根本无须掩饰自己的激动，一种冲动让我决
意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一点不错，那种如此强
烈的感受，其实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



我必须承认，儿童忆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大脑的第一次格式化，况且它是用那么一种可爱的方法，直接向我们充满好奇的灵魂注入。月亮上有一个美丽的嫦娥，有一个特别会酿制桂花美酒的吴刚，那不是我们在第一次品尝月饼时听到的么？后来，当被人以真理性的口吻告知月亮上其实并无人和生物时，大失望沛然涌来，莫之能御。然而，宛若窥视了某种禁忌的东西，当为了考试自己也这般人云亦云时，一个时代也就真的结束了——儿童忆像退隐为区区生命中的一种潜意识。平心而论，儿童忆像只是退隐而从未消失，它仍然蕴藏于关于青春的梦境之中，透过内在需求经常会浮现出来。大多数的科学家，尽管都投身于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中，却仍然很明显地受着儿童忆像的干扰。这样的态度暗示着一种诡异的现象：即一个科学家倘若真能证明月亮上是存在水和生命的，他即刻获得极度的惊喜。我们知道，这种欣喜并不完全来自于科学上的成就，还直接来自他找回了儿童忆像，即找到了治愈自己复杂的人格分裂病症的有效途径。

儿童忆像也许可以放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中来加以讨论，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探索国民性问题。国民性是一个文明所具有的精髓，是一个民族在时空坐标之中经过大浪淘沙之后保存下来的文化内核和社会集合心理。的确，它由基本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等组成，并且为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所认可。然而，被时光雕刻而成的民族性形成于文化初成的早期，大致产生于从原始社会瓦解至古代中世纪的这个阶段，是一个确定了的事实。反观民族性中所包含着的潜意识成分，我们观察到它业已被消化成为一种习惯，并且是以一种内在驱动力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对一个人群的行为产生影响。无须回避，在以后的发展中，民族性仍然是不断变化着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思维感觉和特定习惯，它一经定型就将维持它的稳定性。它仍然活着，甚至能被直接用来处理当今的问题。在

当今世界中，民族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是使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

经由文化上的连接，民族情感得以提升，产生出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最为根本的多层面文化结构。其最表层的是文化的层面，涉及到文化表象、行为方式、生活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因素；在这下面的就是社会的层面，例如以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家庭、生产、食物链等，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作为基础它为以上种种具有非凡之美的文化现象提供养料；最后，人和自然的关系形成物质层面，例如气候、海洋、山地、光照、温度等因素，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情绪和生存方式，特别是影响牧业、农业、商业等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复杂的与生命存在互动的关系。

想想女娲、后羿、共工、大禹、愚公这些中华大地上的远古英雄，我们便会了解，他们身上所蕴藏的人定胜天的情感力量是何等伟大。他们不只是我们的远祖和中华文明的开拓者，更是一批又一批最早的“工程学院院士”，在领导着一项接着一项的伟大工程。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这又有哪一项不是与远古农业的治水工程直接相关！比照一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例如阿伽门农、阿溪里斯或者奥德修斯，尽管他们能在疆场上一展雄姿和一比智慧，更有能力在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面前保持着动态平衡，却无一不是与神明相通的战斗英雄。惟一的例外就是伟大的普罗米修斯了，他因盗火而遭遇天神的永罚。他因无力回天的悲剧性的失败而被人们永远怀念。正是这样，西方人在“天罚”的阴影下开创了以刀、叉、盾牌来做餐具的英雄主义传统，而东方的中华民族却因农业的丰裕而开创出和平的意境：他们用筷子（树枝）吃饭，传达出生命深层的和平诗意和“水至清而无鱼”的大无畏的宽广胸怀。

我由此领悟到理解艺术的最佳状态莫过于使用历史的方式。历史是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最符合解读艺术主题的深层

背景。当时这些感触在我心中引起怎样的感动，我都将它写在几首词中了。现在引用其中的两首：

云新风软，正插柳匀纤，袅袅春时。溅溅嫩水，鳞鸿竞映梅腮。年年此时，为杨花，赋一新词。思未已，一阙清歌，还唱蓬莱燕子。底事春水匆匆，便触动愁恻，骄溢花机？摘取冷梅一朵，偷染瑶池。心事连天，素怀抱，吩咐谁知？但微笑，空折梅蕊，闲来还弄怨笛。

一支清曲，随柳枝翻出，百般娇艳。旧窗小苔淡抹，碧装平添。向来小楼挂乳燕，双双齐飞。天下物，惟古剑明镜，可以相映金弦。细雨息息如练。向何处抵挡，冷芳静烟。真笑梅花天真，故枝新恋。客意欢小，偏有意，教醉朱颜。来日里，初著红帆，细眉恐还难解。

的确，我是在通向历史的路上同艺术再次邂逅的。这也使得我改变了对史学的看法：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由理性知觉组成的反美学建构，相反，它更是一种集科学、人文和艺术关怀于一身的学问。观察自古以来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更使我觉得，能一心一意地以纯洁的心情来探讨历史中的美，确实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

所谓历史的美和艺术的美，确是含有多种因素。这涉及到时代的嬗变，个人的领悟，学养的递进，以及个人的品质。以绘画来说，“意境”就是一个相当难以言说的问题。一位著名的台湾书法家告诉过我，他的一些最为自己满意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边缘感觉中创作出来的，在那种时刻，他直接与“底蕴”和“境界”相遇。以作家来说，我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或许也是直接用底蕴和境界写成的，那种时刻，技巧退隐到了一边，生命的本质却透了出来，它直接入画，或翩翩起舞，或放声歌唱。

在德国南部小城蒂宾根离我住处很近的森林中，我有机会仔细地观察林木。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独自一人在森林中迷了路，惟一的安慰就是在云雾蒙蒙之中欣赏那些松木了。我看到由墨绿松树组成的森林在濡湿浓雾之中现出神秘姿影，而那些松木，尽管是枝枝独立，却都在其极高之处因为枝叶的展开而连成了一片。看到这般情景我不禁愕然，领悟到世上有各种专门的学问，究其根顶部，其实都是在同其他的学科枝叶相连、互为彼此的。从这种角度来说，仅根据当中的一段来区分何为史学何为艺术，终究是与自然的情景格格不入。唉，我想着这些事，不觉之中就找到了路，穿过云雾回到了我的住所。

心灵书架^①

有一个早晨，一个年轻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学校开始生活。她觉得学校里的学生们都很可爱，他们似乎都对未来有一种无名的憧憬，这给人一种快乐、安宁和向上的感觉。然而她疑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事实上她是被说服成她的命运如果要展开就必须从这里开始的。她越来越熟悉这个她的新环境，却发现自己原来有的许多东西都迅速在消失。

没有人告诉她一定会习惯和喜欢学校里的生活的。在入学之初，她也没有想过自己必然会可居可游、日趋佳境的。她告诉父母自己一切都好，即使是忙，那也是精神上的忙。她开始读书写字了，这使她感受到学校里的文化气息。她把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一些话编在一封信里，过几天她果然把信寄了出去。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点来这里学习史学，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花费在对于往事的追忆之中。

点点：

收到你的信我真高兴！你到的是一个非常古老却又非常前沿的学校，你是一定会习惯和喜欢它的。在你入学之初，我祝你可居可游、日趋佳境，用你的健康、理性、坦然、大器的天性，来把生命变成一条像光一样闪烁的河流，途经的一切均被它照亮。我一切都好，就是忙，主要是精神上的忙。仍然在读书写字，感受着

^①本文是致一位历史系大学生的信。